

七日談

(北京篇)

# 調門的高低

雲 德

寫過《行事的格調》後，朋友們在給予熱情鼓勵的同時，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，特別告誡不能一味否定高調，並建議就如何把握高調與低調的關係作進一步分析。不過，在接受建議的同時當首先申明，原文所批評的僅是「極度誇張的高調」，實無否定高調之意。

至於何謂高調、低調，作為兩種不同的為人處世方式，不妨借用戲曲唱腔術語，姑且稱之為說話辦事的調門。到底調門該高還是低？怎樣取舍才算合適？從來沒有固定的模式，更沒有絕對的答案。從行為學角度來看，啥時收斂，何處舒展，皆是人們隨時可能碰到且難以把持的問題。解答這難題的關鍵，或許不在調門的高低，而在音準掌控的精確，若能符合自己本心、契合所處場景、助於事業推進和問題解決，不論調門高低，皆對；否則，皆於事無補。

這話說來容易做到難，每逢臨場抉擇，經常會有進退失據的情況發生。從古到今，成功與失敗的案例比比皆是。想當初，項羽殺進咸陽，擄掠無數金銀財寶，立馬就想着歸鄉炫耀，號稱：「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衣錦夜行，誰知之者！」與之相反，劉邦每一城，即張貼告示安撫民心，開倉放糧濟貧幫困。高調在這裏，變成了項羽得意的狂妄，而低調則成了劉邦務實的政治智慧，其結果劉邦劣勢逆轉得到天下，項羽反倒一敗塗地。現實生活中，我們也會經常看到，有些才華橫溢、初入職場的年輕人，總想着出人頭地，遇事出奇招，大肆否定他人思路，稍有成績便在同事面前炫耀一番，很快便招致大夥反感，結果一事無成。而

另一些平日裏沉默寡言的年輕人，卻能在項目遇到瓶頸、團隊陷入困境時勇於站出來，拆解難題、甘當配角、協助攻關，最終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字輩靠實力變為單位的業務骨幹。所以，判斷調門當高當低，必須結合自身實力，看場合、看節點、看目標、看影響，找準自身位置和難題處理路徑，方可確保萬無一失。

調門說到底，無非就是做人的分寸和做事的態度。高調，抑或低調，從來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，更非對立的兩極，而是相輔相成、互為表裏的辯證關係。我們既不必刻意追求高調，也不必一味強求低調。在需要堅守原則、傳遞力量、展現價值、承擔責任時，不妨大膽高調，因為此時的高調不僅是一種擔當，更是做人的底氣；而涉及到名利紛爭、他人隱私以及自我沉澱的階段，默默低調或許才是上策。只要當事人把調門的基準放在心裏，把實幹的腳步落在地上，平衡好二者之間的微妙關係，便可稱得上穩妥而又智慧的處世之道。

就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所謂高調，決非虛張聲勢的賣弄，而是立場堅定、敢於發聲的擔當。若能在重要關頭，面對不公敢直言、面對責任敢認領、面對理想敢宣告，高調就是一種心中有數、道義擔承的勇氣。若只說大話而不落實地，高調便成了嘩眾取寵的空洞口號；只有言而有信、說到做到，高調才配得上初心與實力，彰顯大丈夫的磊落與英武。所謂低調，也不是畏縮避事的沉默，而是沉穩踏實、行勝於言的清醒。若把推諉避責視為低調，低調便是懦夫之舉。真正的低調是一種大智若愚的涵容，他們把主要精力用於踏實做事，而不是張

揚得失以博人眼球，最後拿事實說話、靠行動立身，來樹立自己心中有定力、腳下有根基的君子之風。可見，高調和低調本身都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，只要不「跑調」，都能實現把事情做好、把人做好的終極目標。

那麼，適宜的調門究竟如何呈現呢？我想，至少應在亟需定調的關鍵時刻，問自己三個問題：一問自己根基扎得深不深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理當優先沉潛，因為高調立刻讓你短板暴露。二問自己需要做給誰看？如果不需要被看見也能活得很好，可以選擇低調；如果資源、機會、話語權掌握在看不見你就不選你的人手裏，那就必須適度高調。三問高調是服務於事，還是服務於自我？若是服務於事，並可就此獲取資源，則高調可為；若是服務於自我，僅為滿足虛榮心，那麼最好謹慎高調。反覆審問過後必然明白，真正的智者向來懂得低調守心、高調行事，平日裏收斂鋒芒、謙遜待人，默默沉澱以積攢實力，只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、展露才華，承擔起應負責任。

在社會不斷進步、資訊格外發達、個性獲得空前解放的當下，高調與低調間的常態換擋並非人格的分裂，而是對不同場域的敏銳應對。高調毋須恣意妄為，低調也不必自我壓抑，該低頭時低頭，為的是該抬頭時能把頭抬得更高。只要

不做虛假的圈套，把握好調門的尺度和分寸感，低調、高調仍可自由切換，當然，切換的節拍既要符合時代精神和公序良俗，也要做到進退有據、舉止得體。倘如此，我們就可以在高低之間見識智慧，於收放之處彰顯格局；就可以輕鬆自如地以低調之心待人、以高調之行做事，在喧囂中守得住本心、在動盪前抓得住機遇，活出自己的通達與風采來。

人生如歌，只有高音與低音參差錯落的有序搭配，才能呈現波瀾壯闊、抑揚頓挫的生命韻律。不同調門作為人生舞台的不同聲部，無論高音區的華彩，還是低音區的深沉，皆不可或缺。其中最為重要的，不在聲部的高低，而在於能否發出既屬於自己、又呼應民意、且能利於事業拓展和歷史進步的真誠聲音。



▲五月一日，民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逛街購物。 中新社

## 「我不懂英文」



柳絮紛飛  
小冰

多年前，有個去中國學習中文的美國女人，為了讓自己多多練習普通話口語，一出門就套上一件印着「我不懂英文」的T恤。多年後，洛杉磯華裔女士李敬，為了讓三個女兒多多練習中文，對她們說了同樣的話。

「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孩子，就算生在華裔家庭，就算她們每個周末都去一次中文學校，由於沒有語境，進步依然不盡如人意。」李敬說，她覺得語境、勤奮、天賦，是學好外語的三大條件，如果再懂一點文化背景，效果會更好。

我隨手抓起三寶Grace書桌上尚未批改的中文作文，發現文章中偶爾套用英語句式，偶爾不恰當地顛倒語序，還有將修飾語放錯位置，不記得使用漢語中豐富的量詞：個、條、份、把、本、隻等。怎麼會是這樣的呢？我明白，英語的量詞不多，她習慣使然。

她們很難明白中文的一些委婉表達法，有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口語詞彙，她們卻覺得冒犯。例如「美女」，我說時「美女」一詞常指女性，而未必指向美麗的女人，她們卻覺得這樣稱呼有人性騷擾之嫌。又比如對顏色的定義，他們覺得婚禮上用黑色和白色顯得純潔和莊重，而我們覺得那樣就用太過肅穆，要紅色才喜慶。

三個寶貝能流暢地用普通話交流，但是話語中帶點不同程度的英語腔，字與字之間偶爾還會連讀。這個現象，讓我聯想到中國人寫草書，有的連中國人自己都看不懂，就別說外國人了。想到這裏，我禁不住多了一句嘴，「中文是一字一音，除非是多音字。單字之間是獨立的、固定的，沒有連讀。而英文，一個字母可以有各種讀音。」

近年來一個新事務讓李敬愛莫能助，凡到學習時間，女兒們人手一部電腦。此乃疫情以來形成的學習方式，疫情結束了，習慣也養成了，放不下了。我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，喜歡傳統的一筆一畫的書寫方式，有細節，有手感，記得住筆畫。哎，學校的事，她當家長的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為什麼第二語言學習這麼重要？這事說起來也是挺愉快的。當年李敬謀職成功，除了專業好，部分優勢有賴於她中文好，多一門語言，多一門特長，多服務一個族群，因此拿到了圖書館館長一職，每個月還享受一百美金的雙語補助。

她們總能找到多樣的第二語言學習方式。周末全家人一起看一部中國電影，豐富家庭生活，促進聽說能力，深化全家的情感。前不久，Sophia和Jessica參加了一個中國遊學團，往返八天，到了北京等地，回來後口語更加順溜。於是李敬建議她倆進階：「大寶二寶，以後別說這個菜那個菜了，要說這碗紅燒牛肉，那盤拍黃瓜，這一道蓮藕燉排骨，那一份番茄雞蛋湯。」

## 茶館的生發



如是我見  
楊小波

今年一月中旬，應中華文學基金會之邀，與幾位作家一道赴成都金牛區採風。除在圖書館與讀者見面，集體作「新時代，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文學」主題交流外，還安排幾項參訪活動。

有點意外的是，短短三天日程，卻安排去了兩處茶館。當時不明就裏，後覺用心高妙。

第一次認識茶館，是在北京，在北京人藝的話劇裏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大學畢業來到首都，感覺驚喜的人事不斷，第一次觀看北京人藝話劇《茶館》，便是永遠難忘的經歷。

我看到的那版《茶館》，是編、導、演的天才融合，每個龍套角色都被賦予鮮活的生命，演員們「八仙過海」、「滿台主角」，結尾一場，任老頭為自己撒着紙錢，透着對人生悲涼的無奈和對黑暗時代的控訴。特別是于之飾演的王掌櫃，更是含蓄內斂、張力繃滿。他歷盡苦難掙扎，最後自絕於世



君子玉言  
小杏

有一棵棟樹，驟然出圈成「網紅」了，光是看看文字，就滿滿的「江南氛圍感」——它長在「小橋流水人家」的視覺中心。淡紫與白牆黛瓦溫柔反差，斜枝垂落水面，烏篷船從花影下划過……社交平台上，關於這棵棟樹的話題傳播量已突破七千萬次。

這棵棟樹，恰在我故鄉的一條古街巷——倉橋直街。

每次回到故鄉，我們到處看古橋、看茶園、看櫻花、看油菜花田，母親的老屋周邊，更是一次次走，一次次拍。倉橋直街也走過無數次，那裏距母親的老屋不遠，走路也就二十多分鐘。那棵樹我也拍過，但我不知道她是棟樹，也沒有趕上她盛花時的顏值巔峰。

四月暮春，我又回到老城，依舊住在母親老屋附近的酒店。突然想去探望那棵棟樹。時近傍晚，下着小雨。沿着龍山後街，鑽進小弄堂。廊簷下坐着一群老人在閒聊。台門前擺着他們日常生活的物件——等待太陽的筍乾，拖把、雨傘……往河邊走，果然，那棵棟樹立在那裏。

這是一棵碩大的棟樹，樹身斜探，向上的樹枝欲攀烏瓦，向下的枝桠俯吻水面。花朵將開未開，一串串淡紫色的花骨朵，茸茸的，像雨中一縷淡霧。烏篷船沿河而來，穿過樹影，又鑽進橋洞，倏然不見……滿滿的氛圍感，便這樣鋪陳開來。

樹根處，有通向河邊的青石板台階，兩塊嵌在水泥台上的搓衣板。枝桠斜倚在人家屋頂，廊簷下便是廚房，一位阿婆正忙着炒菜，油鍋滋滋作響。她的頭頂、身後，便是滿樹棟花。紫色花穗映着白牆黛瓦，灶台上炊氣蒸騰。人們舉着手機拍照，鏡頭裏既有棟樹，也有阿婆和她的灶台。阿婆頭也不抬，只顧翻攪鍋裏的菜，煙火裊裊穿過花

## 尋找一棵棟樹

枝，緩緩散去……

河水流淌，棟花綻放，鍋裏的菜慢慢煨熟……這般煙火氣的老味道如此讓人流連，卻也愈發稀有了。

雨絲漸密，河上小船漸少。就在這時，兩隻鵝緩緩游來，牠們可真聰明啊，一下子吸引了無數的鏡頭！灰羽鵝似乎很享受這眾目睽睽，悠然慢游，樹影隨着漣漪一圈圈搖曳……

天色漸暗，我起身折返。路過范文瀾故居，見古橋頭也有一棵開花的大樹。雨中光影朦朧，細細辨認，還是棟樹。這棵棟樹與倉橋直街那棵樹形相仿，只因隱在樹叢深處，故居庭院安安靜靜，遊人寥寥。這棵棟樹也安安靜靜綻放。地上落了一層紫花，濕濕貼着青石板，粉牆枝影搖曳，不遠處是府山的亭樓。

走到母親老屋的橋頭。雨中，我佇立河對岸的樹下，望着熟悉的老屋，淚水潸然。驀然抬頭，才發現頭頂這棵大樹也在開花。路燈光影裏，隱約可見滿樹紫花——竟又是一棵棟樹！

這棵樹，我本是熟悉的。我見過她綠葉成蔭的模樣，見過她繁葉落盡、枝桠綴滿黃色小果的模樣，小果子歷冬不落，宛若串串小鈴鐺，引得鳥雀時來啄食。明明近在咫尺，我卻從未見過她花開的模樣，便以為她只是一棵尋常大樹。

我默然思量：這些年回家，從過年到清明、復活節，再到端午、中秋……三十餘年來，每季棟花花期短短半月，我與她一次次擦肩錯過。

這棵棟樹，或許因生長空間寬敞自在，長勢比倉橋直街那棵更為蒼勁繁茂。

整棵樹渾然一頂圓冠，立於樹下便可避雨。若逢盛放，該是一把巨大的紫色花傘吧！

我想，母親一定見過這棵棟樹滿樹盛開的模樣。一定無數次路過這棵棟樹，去超市購物、去圖書館還書、去接小不點、去為我們訂酒店、去到河埠頭等候我們……

那些年，我們總是步履匆匆，忙一些現在想來一點都不重要的事。那時候，棟花正滿樹綻放，一片一片飄落，落在橋頭、落在河面、落在母親身後。棟花識得母親，母親亦識得棟花。

如今我終於認得這棵棟樹，花又開了，可母親卻已不在了。

次日，順利考過科二。我到老屋前告慰母親。棟樹下，多了些遊人。這個流量時代，或許不多時，老屋橋邊這棵棟樹，也會成為遊人打卡的熱點。

倉橋直街那棵苦楝，並無古木名冊可考。有七旬老者回憶，這棵樹是他二十五歲時，從石縫中冒出來，至今已近五十年。一顆被鳥雀銜來的種子，無人刻意栽種，靜默生長了半個世紀。而世間美好，一旦被看見，便會長留人心。

母親老屋旁這棵棟樹，不知佇立了多少年，以她龐然的樹影，想必也飽經歲月。今年是我第一次見她花開的模樣，往後年年，她都會開花。看花的人，或許會越來越多。只是我再回老屋，廳堂再也見不到那個熟悉的身影。

花影裏，芸芸眾生，唯獨少了我最牽掛、最想見的人。但老屋橋頭的這棵棟樹，冥冥之中，永遠在召喚。



◀故園暮春，開花的棟樹。 作者供圖

時，還面對觀眾強作歡顏……哪裏是在舞台上表演，分明是在舞台上生活啊。劇終謝幕，全場已匯成掌聲與淚水交織的海洋。

這版《茶館》，不僅是一場演出，已成為一個文化現象。而主創于之，拒絕「大師」頭銜，始終「演員」自許，還是幾十年來慣常的那樣，淡淡面對着自己的詩句「山中除夕無別事，插了梅花便過年」，靜靜守護着自己的詩人性格和純粹境界。

如斯觀劇，豈止欣賞，更是震撼：原來作品可以這麼寫，話劇可以這樣演，做人可以成這樣！

第一次體驗茶館，是在成都。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也是在成都，而且就在這次赴金牛區的採風活動當中。

多年前，笑話般聽到一句：「成都是大茶館，茶館是小成都」。年輕時公務出差，多次匆匆路過成都，見到路邊茶館裏，不少老人坐在那裏，捋着牌九、搓着麻將，只覺得這種生活方式太過遙遠，似乎更印證了那

句「少不入川，老不出蜀」的民間諺語。

第一次體驗茶館，是露天喝茶，卻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對茶館的原有成見。

那是五年前去成都休「五一」長假，恰好同在北京工作的好友回成都探親，便約我同去望江樓公園喝茶。到了那裏，先被朋友引領去園內走了一遭。江邊花海連連，公園綠竹叢叢，近二十八米高的望江樓，確乎「既麗且崇」，難怪又名崇麗閣。園內的濯錦樓、吟詩樓、薛濤井等明清兩代遺跡，遊客流連忘返。園內的竹子，據說薈萃了五百多個品種，路邊的，密不透風、遮天蔽日；水畔的，纖毫畢現、婀娜多姿，幽篁如海、千姿百態，真是美不勝收、清趣無窮的「竹的公園」。

竹林下的一張圓桌旁，朋友的家人已經坐在那裏，桌上一把茶壺、幾個蓋碗、幾碟瓜子，兩盤水果，大家圍坐着開心地聊了許久。

據朋友介紹，川渝地區多丘陵，中間的

平地被稱為「平壩」「壩子」，是小孩玩耍、大人聚會的地方。漸漸地，這裏就逐漸形成一種戶外生活方式「壩壩兒茶」，人們聚在這裏，打牌、看報、談生意，成為當地市井悠閑的人間煙火。

據說，成都室內茶館，同樣空間開放包容，不設門第之別，「一茶一座，人人可及」，無論身份、職業或經濟狀況，只要走進茶館，便能以一杯茶，獲得同等的社交空間與生活體驗。在這裏，成都人用日常生活「慢」與「和」，構建出一種默契包容的社會平等氛圍。

寥寥數語，讓我很受觸動。設身處地，也體驗到一種不是過客、而是家人，能夠和光同塵、自然融入的幸福。

是啊，感悟成都，除了舌尖上的麻辣，「成都的味道」究竟是什麼？最終我寫在筆下、印在心裏的，是那經久醇厚的三種味道：「平和的味道」、「平安的味道」、「平實的味道」。